



老家行

■谈 歌

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,建了个衡阳县老甲满公社宣传队员微信群,群员成员有事没事聊聊天,聚聚会,重拾几十年前的友谊。

金秋十月的一个周末,我与谦益、凡华、续老友、黎云几个,迎着初升的太阳,驾车前往曾经的宣传队主演蒋美红家做客。从衡阳市出发,一个小时工夫,到了目的地——衡阳县石市镇珍珠村。

珍珠村,以境内珍珠岩得名。珍珠岩里有个深不见底的洞穴,传说洞穴里有只千年金猪,千年金猪要用千年满盆才逗得出来,因为没晃到个千年满盆,金猪也就一直都没现过身,倒是衍生出“珍珠”这个美丽名字。

蒋美红与我、谦益同是珍珠村人,见我们去,她开心不得了,笑得合不拢嘴。爱打趣的续老友开言道:“哎呀呢,蒋美丽(我们习惯这样称呼她)呀,看你笑得比吃蜜糖还甜,想必小日子过得蛮舒心吧。”蒋美红听罢,笑得更加灿烂,接过话题,用当年在台上饰演大妈的动作和口气说:“那是当然,你看我,家里新建了别墅,家具一色的新,家用电器、生活用品一应俱全,哪样都不缺,一家老少和睦相处,哪有不舒心的道理!”她越说话越多,说,门口塘里养着鱼,有鲤鱼、草鱼、青鱼、虾米细鱼,家里来人来客,一网下去,包吃活水煮活鱼。又说,前面园里叶子菜、瓜菜丰足,圈养的鸡鸭鹅,喂的是谷物青菜和虫膏蚂蚁,可以放一万个心吃。还说,后山果园种了多样的水果树,现在蜜橘正熟透,通红清甜,叫大家尽管去摘,吃不了就带着走。

趁东道主做早餐的时间,我们参观了漂亮的别墅,别墅坐北朝南,格调淡雅,古朴大方。宽敞明亮的客厅、卧室摆的铺的用的都是些上档次的名品,收拾得整齐干净。站在二楼阳台上,放眼望去,远处山峦叠嶂,青烟缭绕。近前珍珠垌,地势开阔,良田千亩,河道、公路穿垌而过,绿水青山之间,浸润出来的尽是诱人的色彩。

知道我们要来,蒋美红请了弟弟、珍珠村党支部书记蒋福良作陪。

别看蒋书记年纪轻轻,做基层工作却是一把好手,三句话不离本行,一落座就同我们说开了村里的事。

他说,现在的珍珠村是珍珠和西河堰两个村合并而成的,人多地广,山地面积大。老珍珠村形状像个圆的盆,而老西河堰村地形狭长,坐落在斜陂堰水库库区。

珍珠村过去是省级贫困村,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扶下,村民积极努力,于2019年甩掉了贫困帽子。

近几年,村两委班子带领村民,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,因地制宜,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,大力调整产业结构,使村里各项经济指数大幅上升,去年全村人均GDP达到了21000元,居全镇之首。

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不断完善。老珍珠垌河道上游两岸铺了水泥砖,且标准化程度很高,可与县城蒸水风光媲美;二十多公里的村组公路纵横交错,全部水泥硬化;四百多盏太阳能路灯到组到屋场;在人口集中的地方修建了多个休闲小广场,便于村民散步、健身、跳舞、集中活动;全村六百多户全部吃上了自来水;完成了厕所改造一体化污水处理环保工程;境内绿化面积达到了国家标准;建了光伏发电站,为大电网输送电源,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;变压器由原来的两座增加到九座,彻底解决了电压低用电难的问题,

村民的消费理念、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。衣食住行有讲究,出门办事,以车代步。村民新建住宅一幢比一幢漂亮,越来越倾向于别墅式建筑风格,好多过去不敢想的事情,现在成为了现实。

时至中午,东道主叫大家打住话题吃中饭。

十大碗菜端上了桌,蒋美红笑着对大家说,让城里人吃乡里菜。肉鱼鸡鸡蛋,南瓜冬瓜丝瓜,白菜花菜韭菜辣椒,全是自己家养的种的,绿色环保,叫大家放心吃,多吃。地道的乡里菜乡里味。

饭后,蒋书记说要带我们去村里走走看看,此举正合大家的心意。

车沿着斜陂堰水库库区一路向东。宽阔平坦的村道依山傍水,不要说山有多绿,水有多清,单论公路两旁花草树木和路灯,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在倦塘冲弯道茂密的竹林下面一块空旷平地里,支着十多个帐篷,帐篷内三三两两席地而坐,有说有笑。帐篷外有人架着个小桌,品茗茶,谈天说地。也有孩子们往来穿梭,追逐游戏。更有那些垂钓的人摆开一字长蛇阵,长竿短竿大钓小钓插成一排排,有的神情专注,有的悠闲自在,守着各自的几竿钓,享受着垂钓的乐趣。蒋书记说,现在城里人向往农村的生活,说乡里的空气新鲜,常常有人携家带口来玩,几家农家乐生意很红火。

车到西河堰小组地界,由于久旱不雨,水库水位下落,但见河水细流,菊花盛开。远远看见屋前晒谷场一片雪白,谦益忙问何故。蒋书记笑着介绍,那是西河堰小组农副产品加工厂,雪白的是正在晾晒的米面,除此之外,还有用红薯做成的红薯条,蒸薯干,蒸薯饼,红薯粉做成粉丝、荷包。传统工艺,纯手工制作,深受城乡居民喜爱,市场看好,是村里的支柱产业之一。

在烂泥冲,有村民彭贵宝等百亩西瓜片,山地种西瓜是水库库区特色,由于田少山多,往山上发展是生财之道,年年种西瓜种出了经验和名气,用猪屎汗做底肥,瓜又大又甜,瓜熟季节,车水马龙,争相抢购。种瓜大户成了致富大户。

蒋书记还说,村里还有种粮大户、水果大户,在对面冲里有百亩梨园、百亩桃园,待明年挂果,请大家来品尝。

珍珠垌里,五百亩油菜片正在引水抗旱,补完全苗,虽然旱情严重,天干地燥,但村里统一安排,从水库倒坝开开放水,塘满堰满,预计明年油菜又是好收成。

久违的珍珠岩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离岩洞还有一段距离,映入眼帘的是大牌坊,上书“珍珠禅寺”四个大字,是本村书法家谭帮瑞的杰作。沿石级而上,来到大雄宝殿,敲动钟鼓,我不自觉地看了一眼千年金猪洞穴,捐了香火钱,便走出佛殿。

穿过半个珍珠垌,经过月塘小组边山公路,来到珍珠村部。大家顿时眼前一亮,这里东临斜陂堰水库最宽阔的水域,视野开阔,波光山色,尽收眼底。两千多平方米的广场上,立着一幢三层集办公、民宿为一体的村部大楼。广场左侧建有厨房、餐厅等配套设施和露天舞台。右侧石砌护坡的村鱼塘,有专供游客垂钓的钓鱼台。

村两委办公室,秩序井然,办公设施现代化,村里各项工作、各种数据实行电脑管理。

走出村办公室,蒋书记让我们体验了一把村饮食服务公司快艇一站游,风驰电掣的速度,仿佛珍珠村近十年来的发展水平。

吃过晚餐,但见珍珠全境路灯初放,音乐起处,村民成群结队,或广场跳舞,或漫步村头。

我们一行告别东道主,启程返衡,一路上感慨万千。一次老友聚会,让我亲眼目睹家乡的巨大变化和进步,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,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成就。

今生到此成长别

■高友林

那年那天,我正从西安返回咸阳,途中接到父亲的电话,他哽咽着说:你大伯走了!

惊闻噩耗,我顿时双泪长流,哽咽难言,悲痛至极。我请司机当即停车路边,下车,面向南方,深深地三鞠躬,为大伯父致哀。

当天深夜,我提笔作此祭文,献给大伯父的在天之灵。并率阖家老少,谨具香烛炬帛,时馐清酌、一切不腆之仪,致祭于大伯父高公孝论老大人之灵位前。呜呼!“鹄啼五夜凄风冷,鹤唳三更苦雨寒。”可怜一夜寒风苦雨,斯人安在,残烛被灭。

痛哉大伯父!晚境本应享受清福,不幸年初突发脑梗,以致半身不遂,良药不治,神医无方,勉强支撑至今。最终抛却与您相伴一生并殷勤伺候您以至积劳成疾的大伯娘,抛却满堂儿孙,溘然与世长辞。

哀哉大伯父!事迹犹存,音容已杳。高家湾凄怆,大厅房冰凉。今回想追忆往昔情景,愚侄抱无穷之憾,抢地呼号,难言切肤之痛也!

苦哉大伯父!您老人家83载漫长而坎坷的一生,真是苦多甜少,令人不胜唏嘘。别人童年入学读书,而您却是打柴耕田,小小年纪便与祖父一道,勉力支撑起偌大一个家庭,承担了生活的超重负荷。您的弟弟们都上过私塾,进过学堂,您却从未有过丝毫怨言。作为祖父的长子,这一切似乎都是您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后来,您成家立业,协助祖父建造新屋,使家族日渐兴旺。您养育儿女五人,供我的大姐哥哥读完中学。石岩读至初中,不愿再念书,您苦劝无效,方作罢。为了全家的生计,您节衣缩食,勤劳苦干,披星出,戴月归,直至病倒。我的大伯父,可叹您的人生历程,真是应了“蜡炬成灰泪始干”这句话啊!

悲哉大伯父!您即将入土为安,往生极乐世界,但您慈祥的面容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。您一生持身严谨、忠厚善良、自立自强、能屈能伸,堪称我们高氏家族的典范。

我已年过不惑,但仍记得儿时骑在您的肩膀上,去老大队部看电影,您从什么地方弄到几颗糖珠子,悄悄地塞到我的手上。身上没有新衣服,我不愿去未阳外婆家,您要大伯娘拿出石林的的确良衬衣让我穿上……往事如烟,历历在目,怎能不使我潸然泪下!

更令我铭记并感恩的是,在我人生最艰难、最低潮、饱受白眼与嘲讽之时,您落下了金贵的眼泪,然后悄悄地拭去。一天学堂都没上过的您,在单独安慰我时激励我:“秦琼尚有卖马时,大丈夫当饱经磨难,方能成就一番事业。”愚侄没有辜负您的厚望,白手起家,经过十年打拼,工厂已有一定规模,产品畅销全国各钢厂。

可是今天,您却无声地走了,从此阴阳两隔。我再也听不到您朴实无华的家常话,再也吃不上您亲自为我煮的土鸡蛋。大伯父啊!您一路走好!天堂里如果也有春暖花开,您就赏花观月,好好歇一歇吧!

思大伯父之宅心仁厚,忆大伯父之疼爱深情,我只有长歌当哭、以泪洗面、含泪书以祭奠。愿大伯父佑我高氏家族子子孙孙家业兴旺、安康吉祥!

我在古都咸阳设祭,为您灵前三上香、三奠酒、三跪九叩。今生到此成长别,愿大伯父更进一觞,以慰今生伦常亲情,以期来世再做伯侄。

就此启程

■宁朝华

参加一个同学组织的聚餐时,遇见了另一个久违的同学,惊喜之余发现,上班的地方相距不过十几公里的两个人,竟然已有好几年没有见过面。

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,头发少了,眼里的光芒与锐气消失殆尽,取而代之的是历经世故的沧桑与浑浊。他说话时,也不再是以往挺直腰身且满脸真诚的模样,而总是微微前倾着脖颈,生怕怠慢了对方似的,让大家多少有些不太习惯。尽管在追忆同窗往事的时候,我们又像从前一样亲密无间般地勾肩搭背,情绪高涨,但我明白,这不过是久别重逢时的情绪流露,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光阴,已经将彼此推到了一个渐渐陌生的位置。

这一面之后,以后见与不见,都已无关紧要,几年光阴足以让熟悉变陌生,让烈酒一样的情谊褪去它的浓度,直至淡然如水。茫茫人海,亲疏自有秩序,有些人远了就远了,没有必要太过于在意,而有些人,我们注定要后悔没能多见上几面。

读韩愈的《祭十二郎文》,其中有这样一段:“明年,吾去汴州,汝不果来。是年,吾佐戎徐州,使取汝者始行,吾又罢去,汝又不果来。吾念汝从于东,东亦客也,不可以久;图久远者,莫如西归,将成家而致汝。呜呼!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!”因为工作的不稳定,以及仕途的奔波与宦海的沉浮,在年仅36岁的韩愈心里,以为不久即可实现的相见与团聚,转眼间,就等来了至亲之人的噩耗,再见变成了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奢望。文字虽简,却又写得何其悲切,而要真正体会通透,恐怕也只有经历过生死离别之后。

从前,见一个人自是不易,要翻山越岭,跋山涉水,要舟车劳顿,要用双脚丈量迢迢无尽的路途,一个人一旦离开,便不问归期。小时候读《背影》,总会被“父亲”费劲地爬上月台去买橘子的那一幕感动得流泪,后来才渐渐明白,朱自清在文中多次流下的眼泪,皆不及结尾处一句“唉!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!”那么悲戚,或许可以说,正因为兵荒马乱的年代相见不易,回望离别的那一幕幕,落笔时才会有更多的泪水。

还记得我写《一叹流年》一文时,为父亲的快速老去而平添感伤,一个网友在文后写了一段长长的留言,谈起了她自己的父亲。她说,原本一直以为看起来显得年轻的父亲身体很是强健,每一次回家时,父亲不是下塘挖藕就是上树摘果,总要满满地装上一袋给她带走,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。当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说身体有一点不适时,正在忙于工作的她只是认为父亲不过是患了一场小小的伤风感冒,轻描淡写地叮嘱他吃一些药,多喝水多休息。可是没想到,一个炎热的午后,她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,被告知父亲在田埂上除草时突然晕倒,已送至镇里的医院。等她心急火燎地赶回去,得到的是父亲患了高血压中风的确诊结果。从此,父亲只能卧床榻度过余生,甚至再也说不出一句清晰而完整的句子,再也不能提着鼓鼓囊囊的袋子将她送到村口,高高地挥起手目送她的车子渐行渐远。她说,曾经以为还有很长的光阴,听父亲家长里短的唠叨,享受父亲那贴心而温暖的疼爱,可是转眼之间,这一切,就被一双无形的手给夺走,残酷得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

正如席慕容在《小红门》里所说,“有很多人,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面的……但是,就会有那么一次:在你一放手,一转身的那一刹那,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。”我们总是习惯于隔着手机屏幕跟家人朋友互道想念,却没有时间和他们见上一面,好好吃饭,好好陪伴,好好聊天。其实,这个世上,真的没有想像中那么多的来日方长。

那么,想见一个人,能否鼓足勇气,就此启程?